

先子 译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康妮无法忍受残肢丈夫的“同别的男人生个孩子”、
继承家业的要求和死气沉沉的生活，与雇工梅乐士相恋、出走……



D · H · Lawrence

D · H · 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山东文艺出版社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

D·H·Lawrence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先子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著; 先子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0. 5
(D·H·劳伦斯长篇小说全集/白山主编)
ISBN 978-7-5329-3283-2

I. ①查… II. ①劳… ②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850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70×235 毫米 16 开
印张/18 插页/2 千字/308
印 数 1-10000
定 价 20.00 元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译序



D·H·劳伦斯（1885 - 1930）是 20 世纪英国文学史上最独特、最有争议的作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戏剧家和画家，生于诺丁汉郡的伊斯特伍德村。1911 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孔雀》，1921 年发表长篇小说《虹》，1928 年私人出版了最有争议的一部长篇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由于小说毫不隐晦地描写了性爱，因而被斥为淫秽作品，并遭查禁。1959 年出版此书的英国企鹅出版社还被控犯有出版淫秽作品罪，引起了轰动整个西方出版界的官司。直到 1960 年 10 月伦敦中央刑事法院裁定出版社无罪，小说才得以解禁。

劳伦斯一生致力于性爱题材小说的创作。他认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最好拿给所有 17 岁的少女们看看”。在他看来，人类的性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前没有哪一个作家能像劳伦斯那样，以宗教般的情怀赞美人间性爱、以微妙细腻的笔触描绘两性关系中那种欲仙欲死的至高境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西方十大情爱经典小说之一。劳伦斯曾亲自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设计了封面，那是一只只在火焰中自焚的凤凰。此时的劳伦斯已对人物及情节的把握炉火纯青，对他所探索的两性关系

也有了更深思熟虑的答案。

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真实的故事。康妮（康士丹斯的爱称）嫁给了贵族克利福·查太莱为妻，但不久他便在战争中负伤，被送回英国后腰部以下终身瘫痪。战后他们回到克利福的老家勒格贝，克利福继承了爵位，康妮成了查太莱男爵夫人。二人的生活虽无忧无虑，却死气沉沉，日子贫乏而单调，克利福开始写小说，康妮极力帮助他，他们的生活空虚而漠然。此时，剧作家蔑克里斯来到勒格贝，他引起了康妮的同情并委身于他。这是康妮生活中第一朵浪漫之花。夏天，蔑克里斯带着写好的剧本和兰花再次造访。在康妮眼里他很漂亮，但是康妮发现他的不体贴和蔑视女人，终于和他分手。一天，克利福有话要吩咐他林场的守猎人梅乐士，康妮去村舍找他，无意间瞥见了裸露而健壮的身体，心里不由荡起一阵涟漪，梅乐士显然也被典雅温婉的康妮吸引住了。康妮觉得梅乐士是一个健全而热情的人，他重新燃起了康妮的爱情之火及对生活的渴望，后来的日子里，康妮经常悄悄来到他的小屋幽会，尽情享受原始的、充满激情的性生活。他们的一次在雨中的相会深深地唤醒了康妮内心的触觉，他们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和谐。后来克利福的煤矿里发生了罢工，康妮指责克利福和他的企业界朋友不给工人一点同情，而是把他们天然的生活和人性夺去了，但克利福俨然一副统治者气派，坚信群众是永远被人统治的。康妮怒不可遏，第一次明确而决然地憎恨克利福。不久康妮怀孕了，为掩人耳目到威尼斯度假。这时守猎人尚未离婚的妻子突然回来，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私情。梅乐士迫不得已，只好向克利福辞了职，一个人回到了伦敦。康妮从威尼斯回来，在伦敦的旅馆中与梅乐士再次相会后毅然决定同克利福离婚，并离开勒格贝去苏格兰。梅乐士也去了乡间，在一个农场里找到了工作。他们坚持着，心里充满希望，期待着那不远相聚的日子。

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到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西方现代小说一直在持续关注一个议题，即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已婚女性对世俗的社会价值所做的反叛及其后果。本书主要是通过康妮和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来展示康妮的反叛和追求的。克利福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使他成了下肢瘫痪的残废，失去了生育能力，同时他也失去了正常人的感情生活。康妮对他来讲，仅仅是生育机器，甚至他还希望她另外去找一架雄性的生育机器，交配以后为他生下一个爵位继承人。查太莱夫妇的结合成为不和谐的畸形婚姻，半身瘫痪、失去性能力的丈夫和正值芳年的妻子，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组合，何况克利福本身是个虚伪自私的人，在他的心目中，康

妮只不过是一件美丽的附庸。克利福不能满足康妮的正常情欲，而梅乐士则帮助康妮实现了自我，唤醒了她身上的女性本能。最终，两人的契合由肉欲之爱升华到心灵的交融，康妮反叛了她所从属的那个阶级，在那个封建保守的时代，她的勇敢选择，无疑具有女性个体解放的积极意义。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批判现代社会追求金钱、追求机器大生产而导致的人性冷漠与空虚的一本巨作。该书对于人们泛泛地谈论精神生活，却忽视最基本的人性的物质与肉体的需要进行了深入探讨。这部小说虽然命运坎坷，但终以其严肃的寓意、社会批判的主题、真切透辟的写实手法和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并对现当代英国乃至西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8

第三章
014

第四章
024

第五章
033

第六章
046

第七章
058

第八章

072

第九章

084

第十章

096

第十一章

131

第十二章

148

第十三章

162

第十四章

178

第十五章

196

第十六章

212

第十七章

234

第十八章

251

第十九章

268

第一章



我们本来就是生活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因此我们不要危言耸听说什么大灾难已经来临。我们在废墟中开始建设一些新的小的建筑场，怀抱一些新的渺茫的希望。这是很艰难困苦的。现在并没有通向康庄大道的路，我们只能迂回地前进，或攀越障碍而过，即使披荆斩棘也要活下去。

这大概就是康士丹斯·查太莱夫人的处境了。战争给她带来了切身的痛苦，因此她明白一个人必须生活下去，必须学会适应。

她在1917年和克利福·查太莱结婚，那时他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到英国。他们度了一个月的蜜月后，查太莱便回到佛兰德前线。六个月后，他血肉模糊地被运返英国。那年康士丹斯23岁，他29岁。

他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他并没有死。他的一身伤似乎被治愈了。医生把他医治了两年，结果虽然保住了性命，可是腰部以下的半身，却永远瘫痪了。

1920年，查太莱和康士丹斯回到他的世代老家勒格贝。他的父亲已经去世，查太莱承袭了爵位。他是查太莱男爵，康士丹斯便成为克利福男爵夫人。他们在这有点破落凄凉的旧宅，开始婚后的家庭生活，收入并不是很充裕。克利福除了一个不在一起住的姐姐外，没有其他的近亲，他的哥哥在大战中阵亡了。克利福知道自己终生残疾，永远不会有子嗣，因此回到烟雾沉沉的英格兰老家里来，只为尽力使查太莱家的姓氏延续下去。

但他并不颓丧。他可以坐在轮椅里，来去自由。他还有一个装了发动机的机动轮椅，这样一来，他可以自己驾驶着，慢慢地在花园里转转，去那美丽凄清的大园林里。对于这个大园林，尽管他表面显得满不在乎，其实他却是十分满意的。

他曾饱经苦难，致使他似乎感觉不出什么是痛苦了。他依然那样独特、活泼、愉快，红润健康的脸，咄咄逼人的闪光的淡蓝色眼睛，他简直可以说是个乐天安命的人。他的肩膀宽大而强壮，双手结实而有力。他穿着华贵，打着从邦德街买来的漂亮的领带。而他的脸上却仍然呈现一个残废者的呆视的状态和有点空虚的样子。

他曾离死只有一步之遥，所以对这劫后余生的半条命十分珍惜。他那充满焦虑的明亮的眼睛中，流露着死里逃生的异常得意的神情，但他受的伤实在是太重了，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已经泯灭，某种感情已经消逝，留下的只是一种麻木的茫然。

康士丹斯是个健康的乡下姑娘模样的女人，头发柔软，身体结实，举止迟缓，但却富有充沛的精力。她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声音轻柔，好像是个初出乡庐的人。其实不然，她的父亲麦尔肯·勒德爵士，是个曾经享有盛誉的皇家艺术学会的会员。她的母亲在前拉斐尔派相当盛行的年代是一位颇有才学的费边社成员。在艺术家和社会主义者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康士丹斯和姐姐希尔达，受到一种可以称为美育的非传统的教养。她们被带到巴黎、罗马、佛罗伦萨，呼吸那里的艺术空气，她们也被带到海牙、柏林，参加社会主义者的大会，在那里，演说者使用各种各样的文明语言，毫无腼腆害羞之意。

因此，这姐妹俩小小年纪，就已经在艺术和政治上如鱼得水了。她们一方面是世界性的，一方面又是乡土化的。她们这种世界性而又乡土化的艺术主义与纯洁的社会理想相得益彰。

康士丹斯 15 岁时，姐妹俩来到德国德累斯顿学习音乐。她们在那里过得非常快活。她们无拘无束地生活在学生中间，和男人们谈论哲学、社会学和艺术方面的种种问题。她们的学识并不亚于男子，甚至胜于男子。健壮的小伙子们背着六弦琴和她们在林中漫步。她们纵情歌唱，自由自在。自由自在！这是个伟大的字眼。自由的、歌喉动人的年轻人，在旷野间，在清晨的林中畅游，自由自在地为所欲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最有意义的还是谈话，热情的谈话，爱情不过是小小的陪衬。

希尔达和康士丹斯都曾在 18 岁的时候初尝爱情甘露。小伙子们和她们热

情地交谈，欢快地歌唱，悠然地野营，自然渴望能与她们交欢。她们起初有些踌躇，但是爱情这问题已经谈论过很多，而且被认为很重要，况且男子们又是这样低声下气地央求，为什么一个姑娘不能以身相许，像一个王后似的赐予恩惠呢？

于是她们都赐身于平素最谈得来、最亲密的男人了。辩论是重要的事情，爱情和肌肤之亲只是一种原始的本能，一种反应。事后，她们对自己男人的爱情反而冷淡了，甚至带有几分憎恨，仿佛他们侵犯了她们的隐私和自由。一个少女的尊严和她生存的意义，完全在于获得绝对的、完全的、纯粹的、高尚的自由。如果她活着不是为了摆脱古老而污秽的两性关系和可耻的主奴状态，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无论人怎样感情用事，性爱总是人类最古老、最污秽的结合和主题。歌颂性爱的诗人们大都是男人，女人向来认为世界上还有更好、更高尚的东西，现在她们知之更确了。对女人而言，美丽、纯洁的自由比任何性爱都更为可贵。不过男人对这点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女人，他们像狗似的坚持要性的满足。

可女人不得不退让。男人像孩子般地嘴馋，他要什么女人就得给什么，否则他就孩子似的发小脾气，把本来很和谐的关系给弄糟了。但是一个女人可以在顺从男人的同时而不放弃她内在的、自由的自我。那些高谈性爱的诗人和其他的人好像不大注意到这点。女人可以接受男人，而不真正奉献出她自己，不让自己落于男人的掌控之中，甚至可以利用这性爱去支配他。在性交的时候，她自己忍耐着，让男人先尽情地发泄，这样她便可以把性爱的时间延长，让自己达到高潮，享受快感。此时男人仅是自己享乐的工具而已，以获得满足。

当大战爆发，她们急忙回家的时候，姐妹俩都有了自己的爱情经历。她们和知心的男人谈得极为情投意合，深深爱上了对方。与真正聪慧的青年男人亲密交谈，日复一日……其中那种惊人的、深刻的、意想不到的美妙，是她们在没有亲身经历以前根本不可能体味到的。没人对她们俩说过那句天国的许诺：您将有一个促膝相谈的男子。而这奇妙的诺言却在她们明白其意义之前就实现了。

在这些毫无隐讳的、亲密的交谈之后，性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那就顺其自然吧。它就像一个篇章的结尾，它本身也是令人震颤的。那是一种肉体深处的奇特而美妙的震颤，一种不由自主的最后的痉挛，宛如文章最后一个奋激的字，激动人心，表示一个段落的结束，一个主题的终止。

1913年暑假她们回家时，她们的父亲便看出自己的宝贝女儿们已经恋爱了，那时希尔达20岁，康妮（注：康士丹斯的昵称）18岁。

正像有人说过的：“爱情已在此留下痕迹。”父亲是个过来人，所以便听其自然。至于她们的母亲呢，那时她患精神失常病，正处于人生旅程的最后时期。她希望女儿们能够“自由”，能够“实现自我”，但是她自己从没有实现过什么，始终未能如愿。只有上天知道那是什么缘故。要知道，她是个有自己的收入，且有坚强意志、能独立行事的女人。她归罪于她的丈夫，其实只是因为她无法摆脱心灵上的某种强有力的压制而已。这和勒德爵士毫无关系，他不理她的埋怨和神经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姐妹俩是“自由”的。

她们回到德累斯顿，重度往日学习音乐、在大学听课、与年青男人们交际的生活。她们各自恋着她们的情人，她们的情人也热恋着她们。所有青年男人所能想到、所能表达、所能描绘的美妙东西，他们都为她们而想、而说、而写。康妮的情人是学音乐的，希尔达的情人是学理工的。至少在精神方面，他们全为这两位姑娘活着，而在其他某些方面，他们是被人厌恶的，尽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很明显，爱情——肉体的爱，已在她们身上留下了痕迹。肉体的爱，使男女身体都发生了微妙而奇异的变化。女人变得愈加艳丽，愈加丰满，少女时代的骨感消失了，脸上露出渴求或骄傲的神情。男人变得更加平静，更加深沉，肩膀和臀部不像从前那么硬直了。

这姐妹俩在快感如潮中，几乎向男性奇异的权力屈服了。但是很快她们便自拔了，把性快感看作一种感觉，仍然保持着她们的自由。至于她们的情人呢，处于对她们所赐予的性的满足的感激，便全心全意地把灵魂交付给她们。可后来他们又有点觉得有些得不偿失了。康妮的情人开始有些许不高兴，希尔达情人的态度渐渐轻蔑起来。这就是男人——忘恩负义而永不满足！你拒绝了他们，他们憎恨你，因为你拒绝他们；你满足了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憎恨你，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或者根本毫无理由。他们是不知足的孩子，无论得到什么，无论女人怎样做，都不会满足。

大战爆发了，希尔达和康妮再度匆忙回家。她们在5月已经回过一次家，那时是为了母亲的丧事。她们的德国情人在1914年圣诞节前死去了，姐妹俩痛哭了一场，虽然狂热地爱过他们，但是内心深处却把他们忘掉了，他们再也不存在了。

她们都住在肯斯顿她们父亲的——其实是她们母亲的家里，和那些拥护

“自由”、穿法兰绒裤子和法兰绒开领衬衣的剑桥大学学生们混在一起。这些学生是文质彬彬型感情用事的无政府主义者，说起话来声音低沉，仪态力求讲究。可希尔达却突然和一个比她大十岁的男人结了婚，他是剑桥学生团体的一个老前辈，家产万贯，而且为政府办事，常写点哲学方面的文章。希尔达和他住在威士明斯特的一所小房子里，来往的是些政府人士。他们虽不是头等人物，却是或即将是国家真正有权威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谈论的是什么或者装作知道。

康妮找了个不太忙的战时工作，常和那些嘲笑一切的、穿法兰绒裤子的剑桥学生在一起。她交的男朋友是克利福·查太莱，一个22岁的青年。此前他在德国波恩研究煤矿技术，刚从德国匆匆赶回来。他曾在剑桥大学读过两年书，现在，他是个堂堂的陆军中尉，穿上了军服，更可以嘲笑一切了。

从社会地位上看，克利福·查太莱比康妮高，康妮属于小康的知识分子阶级，而他却是个贵族，虽不算是大贵族，但毕竟也是贵族。他的父亲是个男爵，母亲是子爵的女儿。

克利福虽比康妮出身高贵，地位更高，举止却没有她落落大方。在地主贵族的狭小的上流社会里，他觉得安适，但在由广大中下层阶级大众和外国人构成的大千世界里，他就有些怯懦不安了。说实话，他对于中下层阶级的大众和与自己不同阶级的外国人，是有点惧怕的。一想到他毫无保护，他便有些茫然，其他的特权是有全面保障的。这的确有点奇怪，但并不失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现象。

康士丹斯那种雍容自在的神态令他神魂颠倒。她是一个可以驾驭纷攘世界的女人，而他只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的男人。

然而，他却是个叛逆，甚至背叛他自己的阶级。也许背叛这个词用得过头了，太过火了。他只是跟着普通青年愤世嫉俗，反对旧习惯，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势而已。父辈的人都是可笑的，他自己的顽固父亲尤为可笑。政府都是可笑的，投机主义的英国政府尤为可笑。军队都是可笑的，尤其是那些老朽的将军们，而那红脸膛的吉治纳将军（注：1914—1916年英国陆军元帅）更是可笑至极。甚至战争也是可笑的，尽管战争会死很多很多人。

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有点可笑，或者十分可笑。一切与权威有关的事情，无论军队、政府还是大学都可笑透顶。自命君临天下的统治阶级，也很可笑。佐佛来男爵，克利福的父亲，则可笑到极点。他砍伐自己家中园里的树木，调拨自己煤矿场里的矿工奔赴战场，他自己则安坐后方，高喊救国，不过他倒也

人不敷出地为国花钱。

当克利福的姐姐爱玛前往伦敦从事看护工作的时候，她曾暗地里嘲笑佐佛来男爵和他那刚愎的爱国主义。他的长子哈白，听罢却公然大笑。虽然修战壕用的树木是他自己的，但克利福只是有点不安地微微一笑。一切都是可笑的，这是事实。但当事情到来，自己也变得可笑的时候呢？其他阶级的人，例如康妮，对某些事情还是认真的，因为他们是有信仰的。

他们对于战争，对于征兵的恐吓，对于孩子们的糖果和咖啡的短缺，是相当认真的。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当局的罪过。但是克利福却并不关心，在他看来，当局本身就是可笑的，而不是因为糖果或战争问题才变得可笑。

当局者自己也觉得可笑，于是用一种更为可笑的方式行动着，一时乱得一塌糊涂。直至前方战事严重起来，路易·佐治出来挽救了国内的局面，这是超乎可笑范畴的，目空一切的青年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1916年，克利福的哥哥哈白阵亡了，克利福顺理成章地成了继承人。他甚至对此感到恐惧。他早就深知生在这查太莱世家的勒格贝，作为佐佛来男爵的儿子，是多么重要，他绝不能逃避这份责任。可是他知道在这动荡的世界中，在人们眼中，这也是可笑的。现在他是继承人，要对勒格贝负责，这难道不可怕吗？这难道不是既显赫又荒唐的事吗？

佐佛来男爵却不感到有什么荒唐之处。他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全身心扑于救国和保持自己的地位，不管当政的是路易·佐治还是其他任何人，尽管他痛失爱子。他拥护英国和路易·佐治，就像他的祖先们拥护英国和圣佐治一样，他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所以佐佛来男爵砍伐他的树木，支持路易·佐治和英国，或者说英国和路易·佐治。

他要克利福结婚，好生个儿子，延续香火。克利福觉得他的父亲是个不可救药的老顽固。但看看自己，除了会嘲笑一切和极端嘲笑自己的处境外，又能比他父亲强多少呢？不论他愿意与否，反正他稀里糊涂地接受了男爵头衔和勒格贝的这份家业。

大战初起时的狂热消失了，泯灭了，因为死的人太多了，太令人恐惧了。男人需要支持和安慰，需要一个铁锚使他停泊于安全的港湾，需要一个妻子。

从前，查太莱兄妹三人，虽然认识的人很多，却很孤独地住在勒格贝，与世隔绝。他们三人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他们这种人的地位正摇摇欲坠，孤立无援，毫无保障，虽然他们拥有爵位和土地（也许这正是原因）。他们和他们生活的米德兰工业区完全隔绝了，他们甚至和同阶级的人也隔绝了。他们的

父亲佐佛来男爵性情古怪、固执，不喜欢与人交往。他们嘲笑自己的父亲，但却不愿意别人嘲笑他。

兄妹三人曾经说过要永远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在哈白已经魂归西天，而佐佛来男爵又要克利福结婚。父亲很少提及此事，他是很少说话的人，但他那无言的、静默的坚持，使克利福难以反抗。

但是，爱玛却坚决反对！她比克利福大十岁，她觉得克利福如果结婚，那便是对他们往日约定的背叛。

然而，在风雨飘摇的1917年，克利福终究还是娶了康妮，并和她度了一个月的蜜月。夫妻俩亲密得恰如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的两个难友，相依为命。结婚的时候，他尚是个童男，所以性事对他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们相亲相爱，康妮很是欣赏这种超乎性欲的亲密，这种超越男人“满足”的亲密。而克利福并不像别的男人那样强烈地追求自己的“满足”。不，亲情比性事更为深刻，更为直接。性事不过是偶然为之，也可以说是一种点缀，不过是一种身体器官笨拙的退化行为，其实它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不过康妮希望生个孩子，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去反抗爱玛。

然而，1918年初，克利福遍体鳞伤，被送了回来，不可能再有孩子了。佐佛来男爵也在忧郁中死去了。

第二章



1920年秋天，康妮和克利福回到勒格贝老家。爱玛仍因为恶弟弟的失信耿耿于怀，已经离开了家，在伦敦租了间小房子住。

勒格贝是座用褐色石筑的长而低的老房，始建于18世纪中期，后来时加增建，直至成了一座无甚特色的大宅第。它坐落在高丘上，在一个够优美的满是橡树的老园林中。但可惜得很，从这儿看得见附近煤矿场的烟雾成云的烟囱和远处湿雾朦胧中的小山上的达洼斯哈村落。这村落差不多挨着园门开始，极其丑陋地蔓延一英里（注：1.6公里）之长。一行行寒酸、肮脏的砖墙小屋，黑石板的屋顶，见棱见角，带着无限悲凉的气概。

康妮住惯了肯新顿，看惯了苏格兰的小山和苏色克斯的海岸、沙丘，那才是她心目中的英格兰。她以年轻人的忍耐精神，把这无灵魂的、丑陋的煤铁区浏览了一遍，便撇开不顾了。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丑陋，索性不加以思忖。在勒格贝那些阴森的房间里，她可以听见煤矿里筛分机的辘辘声、起重机的喷气声、载重车换轨时的咔咔声以及火车头粗哑的汽笛声。达洼斯哈的煤田在燃烧着，已经燃烧很多年了，想熄灭它需要一大笔钱，所以只好任它烧下去。风从那边吹来时——这是常事，屋里便充满了腐土焚烧后的硫磺恶臭。即使在没风的时候，空气里也弥漫着一种地下的某种恶臭硫磺味、煤烟味、酸臭味。甚至在毛茛花上，也沾着一层肮脏的黑色粉末，仿佛是末日天空降下的黑甘露，简

直匪夷所思。

然而，世事就是这样，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这是有点可怕，但是何必反抗呢？反抗是无用的，事情还是一样继续下去。这便是生活，和其他事情毫无区别！夜晚，那低低的黝黑的云天中，飘浮着斑斑的红点，摇曳着，收缩着，宛如灼人的烈焰，那是铁场的一些高炉。起初，这令康妮胆战心惊，她觉得自己生活在地下，后来她便逐渐习以为常了。到了早上，天又下起雨来。

克利福声称勒格贝比伦敦可爱，它有一种特有的坚强意志，居民很有气魄。康妮感到很奇怪，他们除此以外，没有见解和思想，还能有什么别的东西！这里的人和这个地方一样，形容枯槁、丑陋、阴森而不友好。不过，在他们成群结队下班回家的时候，在含糊不清的土话和他们的钉底鞋在柏油路上发出的踢踏的嘈杂声里，可以听出某种可怕而略带神秘的东西。

当这对年轻的贵绅返乡时，没有任何人前来欢迎，没有仪式，没有宴会，甚至连一束鲜花也没有。只是当他的汽车在阴森的林中的潮湿空气里开过，经过那有些灰色绵羊在那里吃着草的园圃斜坡，来到那高丘上黑褐色的屋门前时，一个女管家和她的丈夫在那里等候，支吾几句欢迎之词。

勒格贝和达洼斯哈之间毫无来往。村里人见了他们，既不脱帽，也不鞠躬。矿工们见了他们只是瞪大眼睛望着，商人们对康妮像见到熟人那样举举帽子，对克利福则微微地点点头，仅此而已。他们之间有个无法逾越的鸿沟，彼此都怀有一种默默的仇恨。起初，康妮对这种绵绵仇恨感到很苦恼，后来她硬起心肠，仅把它当作是一服强身剂，一种必须遵守的某种东西，这并不是因为她 and 克利福没有人缘，仅仅是因为他们和矿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罢了。在特兰以南的地方，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难以形容的深渊也许是不存在的，但是在中部和工业化的北部，深渊无法逾越，根本不能沟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多么奇怪的人性扭曲啊！

虽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村民们对克利福和康妮充满同情，但是在骨子里，双方都抱着“少管闲事”的态度。

牧师是个约摸 60 岁的老人，和蔼可亲，忠于职守。村中那种“少管闲事”的无言态度征服了他，使他变得无足轻重。矿工的妻子们几乎都是监事会教徒，而矿工本人并没有什么信仰。牧师身穿的法衣掩盖了他也只是个普通人这一事实。他是亚士比先生，一种布道和祈祷的机器。

“管你是什么查太莱男爵夫人，我们并不比你差！”村民们这种固执的本能的态度，起初令康妮十分不安而沮丧。当她主动向矿工的妻子们热情打招呼